

杏花虽不冠以报春之名,依然勤勉,早早鼓出苞蕾。此时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大多灰色调,经过一冬的精打细算,灰颜色的冬决定让位给春风。不是春风有本事,是冬识趣,懂得让。

小小的苞蕾绽开,大地飞雪般,密,繁。素白很挑灰的调,灰的更灰,白的更白。杏花也不是单纯的白,隐着淡淡如彩丝的纹络,阳光中,丝滑的质感。

图书馆后身亭亭玉立着数排杏树,知道它们的除了杏林的主人,还有我。我不声张,刻意穿一身红,再换一身白,缓缓穿行林间,或安坐。

春的手臂开始伸长,即刻就要占领大地。有时也有些分了心,总是被风领走。“青绿山水”挂了出来。提纯绿色,想来很难吧,何况有这么多种的绿,要加上多少的黄和蓝才调出这些好颜色。

绿,从那个用作动词的诗句——春风又绿江南岸,一直逶迤而来。嫩绿翠绿青绿苍绿深绿油绿蓝绿碧绿……古人眼里的颜色并不是用来定义某种风物的特征,反而都是用风物的特征来定义颜色。

绿哪敢独享大好春色,夹染粉、淡粉、红、玫红,热热闹闹地,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好颜色可以吃吗?当然,悦目的色彩适宜入胃。匍匐于地面的荠菜,从黄泥中钻出嫩芽的芦根,冒着白汁的燕子乙,红茎的马生菜,生津液暖心肝。说着说着,嘴巴馋了,肚子饿了,不吃不罢休了。那还等什么,换上舒适的衣鞋,拎上小筐,抓了小铲,挖野菜去。

春的另一个主色调便是粉。其实刚刚开始,粉有点类似常玉的画风格,刻意减弱了粉的亮度和纯度,使之更接近于暗粉或粉白,淡淡的,模糊了与周遭色彩之间的界线。广玉兰高高地挑在枝头,先开花后长叶。桃花每一次开都似新生,一冬积蓄,借着东风愣是把花事传得沸沸扬扬。还

雨,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静静的夜晚,没有睡意,想起了一些已故的同事和朋友,特别是那位小霞。

1968年的秋天,上级部门分配来四位应届毕业生,三男一女,好像身体都不太好。戴近视眼镜的小Q,得过肺结核。他很斯文,一本英文词典不太离手,时不时会翻一下,嘴里喃喃自语。听说他的姐姐和姐夫是市区大医院的医生。女的就是小霞,她有脉管炎,药物不停。

这两位家都在虹口区,而且离得很近,我们平时开玩笑说“同病相怜,天生一对”。小Q有时会贼兮兮地说“我去试试”。小霞毫无反应,也没有谈恋爱的迹象。

我们在宿舍的转弯处,用木板帮小霞单独隔了一间,不足6平方米,只放得下一张小床和旧肥皂箱搭起来的“梳妆台”兼饭桌。她性格内向,言语不多,似乎有点冷傲,但同店外人的关系很好,县医院的医生、县剧团团的编剧都是她的闺蜜。我们年龄差不多,又都从市区分配来,还很谈得拢。

有海棠,门前的整条街道变成了最美的样子。

红色是春的软肋。红一摆出来,春就走到了深处。红热烈有质,浪漫又性感,仿佛永远是少年模样。那一掐就出水的印痕,让我想起早年间,也想起那灿烂与光华的岁月。簪一枚在鬓际,恍惚间,有一道光亮被拉到眼前,所

颜色好

张 艳

有的好日子统统都回来了,那千秋月万道金的好日子啊。

我居住的留学生公寓楼里闪动的大多是黑色皮肤、白色皮肤的孩子。打个照面他们操着流利的英语或不流利的汉语和我打招呼,费劲卷着舌头说汉语的样子好可爱。常跟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打招呼,她手里若是拿着手机,会轻巧巧地扬一下表示友好,若手里没东西,就先笑出来,再点头,不说一言,修养自显,走过去一会儿了,异域的香味还保持在鼻腔,漫漶出一脸的笑意。造物主真是神奇,为了构建世界的纷繁绚丽,就撒出黄皮肤的人、白皮肤的人和黑皮肤的人。

黑色,也是好颜色。面对好颜色,人的听觉会变得异常敏锐。有人说花开无声,瞎说,明明花开有声,那声音虽不清脆,不裂帛,却是那种寂静山谷中似无却有的风声,无处不在的。把颜色放于纸

面上,借助文字的载体,将感觉具象化,其实是很笨的一种方式,色彩本身带来的心灵疆域不可能是一个样式,它们也有“躯体、灵魂和声音”。在春日的照耀下,充满七彩之魅。此刻我费力巴哈一点点写出文字来,以至于写几行就停下,不自信地改来改去,还好,颜面的温润与静谧没有掩去。端详看,写出的字似乎也带了颜色,如碎碎金粒,蹦着跳着,越过一池春水旖旎而来。笔调明显润朗了。

早晨六点准时起床,喝上一杯温水,书桌前,轻翻几页书。最近一直在手的是《茶话会》,“杨凝式是鲋鱼时节潇洒的斜风细雨,杨维桢是青蛙乱蹦的雷阵雨……”码字的人,总会对文字持有一份庄重,节制地叙说,把文字写到润心,用标点也精心调配,逗号断长句,句号了断情思。

写作——觉得这庄重的仪式中活跃着要被唤醒的好颜色。

喜欢看一种特别的“花”——副刊版面的“报花”。新民晚报的《夜光杯》长期有报花。最难忘80年代林放先生“未晚谈”专栏那个平实又带着尖角的牛报花,堪称品牌标识。人民日报《大地》副刊近来也有报花,图案清晰,美感也好。

报花与副刊版面融为一体,能活泼版面,增加情趣,成为与副刊美文相得益彰的美韵元素。有的报花与文章内容相映衬,为阅读文章增加趣味和联想。《大地》为《等一场大雪》配的报花是屋顶有雪、雪地上一串脚印,静静的雪景皎然;为《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书》配的报花是两棵大树,天空飞鸟,大自然生意盎然。《夜光杯》的报花图案丰富,山水树木,鸟语花香,人物景物,或淡雅娴静,或热闹洋溢。《我与动画片》配小鹿、猫头鹰和飞马骑射的图案。《岁月的童话》报花是两个小孩一起玩乐,仿佛能听到笑声。去年10月1日写红色记忆的文章,配的报花是华表和升起的气球,呈现国庆气氛。《夜光杯》特色栏目配的图案姑且称为“栏花”。《壶中书影》配的图案是打开的书页,两人在切磋谈论,还有酒壶或茶壶和两只小杯。《边看边聊》配的是眼睛和纸笔图案。《世象杂谈》是猫头鹰。记得曾读一个版面,4个报花,2个栏花,加上摄影图片,整版8篇文章,有8个图,充满灵动韵味。

精美的报花给读者美的享受和情趣,怎能不爱!数年后,我调到新的单位,几个应届毕业生也先后回到市区。可惜,小霞没有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,她的领导告诉我“小霞得了肺癌”,这个消息无疑是五雷轰顶!她才40多岁啊。

1999年的大年夜下午,我去看望她。走进四川北路的一条小马路,沿街的是小霞的家。推门而入,只见一间空旷的屋子,她戴了顶绒线帽,穿了一件中式花棉袄,坐在煤球炉边煎中药,满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苦味。我见此景,忍不住心酸得要流泪。小霞有点尴尬地笑,对我说:“等我毛病好了来看你,一道出去白相。”我知道,她是在强颜欢笑。

我没有等到“好了白相的那一天”,她还是早早地走了。虽然我们共事不到十年,心中的痛是永远的。

与小霞一起分配来的小Q,奋发学习,有志终成医生,是上海某医院肿瘤科的副教授。有同事去看他,现已七十多了,终身未娶,不敢问他什么原因。

夜已深,人已静,雨,却越下越大,仿佛与我一样,有哀思要倾诉。

夜光杯

哼呀咳
咳,咳呀咳,哼
呀咳呀咳,咳
咳哼,大家一
齐流血汗。

嗨嗨咳,为了活命,哪管日晒筋骨酸;嗨咳吭,合力拉绳莫偷懒。

嗨嗨咳,团结一心,不怕铁碾重如山;嗨咳吭,大家努力,一齐向前。

1934年,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完成了一部反映筑路工人生活的电影剧本《大路》,为此,他还创作了一首主题歌,并请著名作曲家聂耳为之谱曲。于是,中国现代音乐名作《大路歌》诞生了。

从这首名曲里,人们非常容易地感受到当年筑路工人的艰辛。

总的来说,过去几百年里,科技取得了极大的进步,在筑路、修路上运用到了很多成果,不过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筑路(包括修路)基本的操作模式,筑路工人艰辛的工作状况,在各行各业中仍然比较突出:无论发

给马路“打针”

锦 屏

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筑路工人常常给人脸色黝黑、五大三粗、过度疲惫、工作环境糟糕的印象。

因此,日前碰到自称“吃修马路饭”的季晓雨时,我十分吃惊,实在难以把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、身材娇小玲珑、皮肤白白嫩嫩、整日笑咪咪的“80后”(1984年生人)女生,与我接触过的“修路工”挂起钩来。

听朋友介绍说,小季倒并非刻意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,她确实是“吃修马路饭”的,只不过那碗“饭”吃得有些“另类”罢了。

现在,人们关于修路和修路工人的全部印象,无非来自那令人无法忍受冲击钻撼天震地的怒吼,和避之唯恐不及的“开膛破肚”的困扰,以及由此带来交通严重堵塞的烦躁。

小季用一种“另类”操作,颠覆了人们对“修路”的固有“印象”。比如,某条交通主干道坏了,自然给人车正常通行带来麻烦。怎么应对?传统的维修方法通常是我们习见的:将道路封闭起来,再采用“开膛破肚”式的大手术进行修复,既耗时又堵塞交通还不环保。小季率领团队拿出道路养护新技术——操作人员只需在路面上钻一个直径为5厘米的微创小口,然后像“打针”般地将高性能浆液注入其中,养护3小时后可恢复交通。这种修复技术被业界通俗形象地称为“输液式微创道路加固技术”。别小看了这一“针”,它与传统的翻挖重筑技术相比,等面积维修费用节约73%,节省工期88%以上,实现了路桥养护“检查无破损、维修不开挖”的愿景。

而小季,正是这个技术的开发者。

没想到吧?另外,像新旧车道连接处的加固预养护、拓建工程中路基不均匀沉降和整体失稳破坏等难题,也被她的团队一一攻克。

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这位刚到不惑之年的

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”一千三百多年来,王勃这首诗一直照亮着人生前行之路。这首诗的亮点在哪儿?在于王勃对人生仕途和人性心路的深刻理解和深情表露。没有这两点,就没有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这首诗的精彩。

人生仕途充满矛盾,人性修持也充满矛盾,如何在矛盾中选择、在矛盾中化开?如何把矛盾看透,并把矛盾统一为个人意志和价值取向?这就需要在人生磨砺中“抛光”。王勃是当时最年少的朝廷命官,文章风头无量,但也因此而受到排斥,驱逐出京。他在放逐中没有放弃,反而因为通达而成就了一个另我,于是就有了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这样发自肺腑的赠言。这不是简单的送别,是掏了心窝的话别,是人生彻底感悟的转送。

人世间充满矛盾。“城阙”与“风烟”,是场景的反差;“三秦”与“五津”,是境遇的反差;“海内”与“天涯”,是空间的反差。这些反差形成强力的高压,对人生信心是毁灭性的锤打。处理好了,人生完整;过不了,就自毁前程。发现矛盾,平衡矛盾并消解化开,需要转换思考维度,在矛盾的张力中放松,在尖锐中找到触点,在对立中找到圆点,在迷茫中找到亮点。

“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”分离,是人生的特定属性,不只限于诗人与友人的离别。离意,同游,每一个人都是人世间的离人与游人。不可能每个人都分享到“三秦”的繁华,但所有人都会经历“五津”的艰辛。正因此,王勃给离意加入了人生必经之路的内涵,使离意变得共情与正常,避免了悲情与反常。但是,王勃并非薄情,他认为,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,“海内”与“天涯”虽然在空间上是矛盾,但加入人性的情感维度就有了穿透的可能性和统一的现实性;“知己”与“比邻”并不是社会属性,而是感应的灵性,仙阶崇者灵感远,丰功近者神应速,心灵沟通没有距离的远近,只有灵感的神应。穿越时空,冲破隔阂,放怀豁达,德足以怀远,信足以一异,义足以得众,才足以鉴古,明足以照下。真情并不在距离也不在言语,而在于感应。

人生的十字路口,是重要的抉择地。回望还是展望,儿女沾巾还是勇敢的心?人生有许多渡口,岂止是“白华津、万里津、江首津、涉头津、江南津”五津,而是千山万水。过去了就回味无穷,津津有味。

《夜光杯》上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系列,张静教授说的是古诗词,释放出来的是新时代语用精萃。当今时代,AI将重新勾勒世界的边界,生物技术将重新定义“人类”属性,宇宙变得更加清晰,人变得更加渺小,人与人、人与物的距离变得越来越接近,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变成了现实。人生或许更为短暂,或许更为久远,无论瞬间还是永恒,都应该更加开放豁达,不必在十字路口徘徊犹豫、以泪洗面,笑起来,仰天,跑起来,奔赴。

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是古人的离别情怀,更是今人的生存态度。

小姐姐竟然还怀揣着146项专利;先后主持、研发、转化十多项上海市及金山区科技创新项目……

尽管小季年纪轻,而且还是女生,但人们从来不会因此而无视她为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,上海市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上海市劳动模范、“上海工匠”等

称号;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、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计划等各项荣誉向她直“奔”而来。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小季的成功,让我感到,在鲁迅名言的基础上似乎可以再添加一条——路,还可以如“打针”般“打”出来的。填满四季阳光,草木枯荣,此消彼长,此起彼伏。那花谢了,这花开了,这树黄了叶子,那树抽出了新芽。草木万千,我独爱乌桕,树中才俊,虬曲飘逸,四季都美。春夏之际,绿叶欢腾,欣欣向荣。秋风送爽,黄了叶子,红了岁月,红黄交接,疏密有致。一夜寒露,带走大半叶子,留下黝黑小铃铛。艳阳高照,果皮绽开,挂满白珍珠。寒冬腊月,果叶落尽,满树残枝似蛛网。三千繁华落入雪湖,红叶燃烧,雪湖沸腾。

前些日子我重回故地,在雪湖行走,一恍惚,步入元宇宙。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黄庭坚等几位舒州老友,穿越千年光阴,相聚湖光月色。一行人烹茶煮酒,吟诗作赋,叹光阴流逝,赞雪湖大美,刻诗词于桥上,传文脉于古今。

七夕会

“杭州有西湖,天柱山下有雪湖。”前几日 and 一位在上海发展的前辈聊天,他说起回潜山老家夜游雪湖的经历,发出这样的感叹。这句话勾起我的思绪。雪湖位于安徽潜山市中心,我曾客居潜山,与雪湖为邻,朝朝暮暮常去拜访。

雪湖历史悠久。东汉时期,庐江皖侯国有湖,三面倚城,古木参天,湖浸甚广,宜于植莲。满湖白莲,莹然如雪,故名雪湖。唐贞观年间,雪湖水域千亩,风光无限。明代开凿南河,引潜河入湖,外通皖水,舟筏交错。光阴婉转,繁华落尽,城市扩张,雪湖萎缩、淤塞,旧日风光成过眼云烟,淤泥上长出民居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时潜山县革委会谋划重修雪湖。一个甲子过去,潜山市启动雪湖治理,历经

数载,于2023年国庆前开放。初遇雪湖,极繁盛,极绚丽,移步换景,目不暇接。步道环湖而设,曲折回环。乌黑的柏油路,雪白的花岗石拱桥,乌红的木廊道,黑白交错的小径,绿油油的草,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……百景争奇。

雪湖

舒天宇

雪湖多桥。九孔桥为桥中之最,如长虹卧波,似九月连珠。青石桥面雕着莲花,心有禅意,踏莲而渡。盛夏时节,桥上莲花扑身入水,染上色彩。莲叶身着罗裙,葱茏青碧,晕染湖心。莲花粉黛轻施,艳而不妖,绝色美人,亭亭玉立,起舞弄清影。

雪湖是草木王国。蓬勃绿意

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

旅游